

晉察北翼行

晉 察 冀 行

周 而 復 著



陽 光 出 版 社 發 行

晉 察 冀 行

著 者：周 而 復

發行者：陽 光 出 版 社

出版期：卅五年四月

印 數：三 千 冊

定 價：每 冊 元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目 錄

一	突過封鎖線·····	一
二	「東亞新秩序」寫照·····	一一
三	人民新生活的姿態·····	一五
四	聶榮臻將軍·····	二一
五	裝備落後的八路軍怎樣戰勝精銳的敵軍·····	三二
六	人類公敵的暴行·····	四三
七	從村選看邊區的民主生活·····	五一
八	人民的勤務員·····	五六
九	在煤井里·····	六〇
十	地方性的聯合政府·····	六六

十一	貨幣的戰爭·····	七一
十二	稅收的革命·····	七四
十三	大生產運動·····	七八
十四	勞動互助合作社·····	八一
十五	一個勞動英雄的故事·····	八五
十六	新式家庭的成長·····	九〇
十七	人民有了文化·····	九四
十八	鄉村文藝·····	九八
十九	在據點間穿行·····	一〇二
二十	往涿水到北平·····	一〇五

一 突過封鎖線

在晉綏解放區的邊境××莊，我們一行二十四個人，停留了三天。這二十四個人里面，有二十二個人，是由延安十八集團軍總部派到晉察冀解放區工作的幹部，我和黃君也是要到晉察冀解放區去的，就集中在一塊，好一塊兒過封鎖線。

過封鎖線的準備，我們早做好了。根據晉綏解放區八旅參謀長的意見（他在我們來到邊境以前，對我們全體要過封鎖線的人，做了一個報告。），我們把每個人的行李，減少到最低限度，用秤稱了，總共也不超過十二斤，因為我們身體很弱，又沒有作戰經驗，再多了怕揹不動。黃君帶了一本硬面的『被開墾的處女地』和『聯共黨史』，這是他兩本心愛的書，但怕過重，把硬封面都扯掉了，正女的天地也忍痛切掉了，他拿着這兩本像是在裝訂房里還沒裝訂好的書給我看，笑着說：

「輕多了，我怎麼累也要帶着它，死也不丟掉！」

我們每個人帶了三斤乾糧，是用晉綏解放區的特產物：莜麥炒熟的，裝在一個白布的細長的乾糧帶里。我們還帶了四兩鹽，這是護送過路部隊告訴我們的經驗：在封鎖線上和游擊區，常常買不到鹽，一個人沒鹽吃就沒有勁啊。此外，我們還怕鞋子丟了，在鞋幫上縫了兩個帶子，在腳面上一拴，

任怎麼跑，鞋子也不好掉了。

吃過早飯，我和黃君兩個人正在炕桌上看封鎖線附近地圖，和敵人佔據村莊的名稱，以免掉隊錯走進敵人的據點。支隊部的通訊員來了，我們跳下炕來，圍住他，知道他來了，一定有好消息。果然是支隊長找我們去。

支隊部就在離我們住處三十來步遠的一座民房里，支隊長住在左側面的一個窑洞里，他給我們說：「今天可以過路了。」

派一個連和縣游擊隊，由支隊部政治處張主任護送我們過去，馬上吃飯就出發。我們聽了這消息，是又高興，又緊張，全都回來準備了。

晉綏解放區和晉察冀解放區，中間只隔着一條同蒲路的封鎖線，但、現在把它叫做封鎖線有點不恰當了，因為敵人的封鎖，已從點線擴張成爲面了，應該叫做封鎖面。在敵人勢力控制之下的封鎖面，有二百二十里闊，一般地需要一天一夜突過，突不過，是很容易被敵人包圍，追擊……

吃完飯出發時，縣游擊隊臨時有更重要的任務，不能護送我們。改派八區區游擊隊和支隊那個連送我們。這個區的游擊隊人數很少，只有八個人，火力也不強，全是步槍，而且，其中有一條槍常常卡子，打不響。支隊部的那個連，並不滿額，只有五十六個戰鬥員，有四個打攏子，還得留下；武器有兩挺輕機槍，一個擲彈筒。我們對這樣一支護送部隊不免有點懷疑起來：它能夠完成這個任務嗎？

張主任却很有把握地給我們說：

「我保險把你們送過去，我送過三十四次，連這一次，三十五次了，一次也沒有出過事。」他指着區游擊隊給我們說，「你們別看游擊隊火力不強，有了他們，過路更保險，你們看吧。」

他說得那麼肯定和有把握，又不得不使我們這些沒有經驗的人，對他信任了。

沿着做爲汾水和漳沱河分水嶺的雲中山脈的山峯而下，是一條盤山的狹道，狹道左邊是深邃莫測的峽谷，密密雜雜地長滿着松樹、榆樹、棗樹……樹梢上浮着一層烟似的輕霧，我們這一支八十二個人的輕便隊伍，便在霧里悄悄地急行着。

下了雲中山的山峯，下面是一條鋪滿了鴨蛋石的山溝，踏在上面，幾個石頭發出軋拚的清脆的聲音。護送部隊在上面走着，就如同走平坦的土地一樣，我們這些人走起來就很吃力，慢下來了。走在我前面的黃君，一腳沒踏穩，身子的平衡馬上保持不住，差一點跌倒了，幸虧他手上有根手杖，支持住了。這一條山溝只有五里多地，我們却走了一小時，部隊不時在前面等我們。

出了山溝，走了十多里路，已經快黃昏了，我們走到了××村。村口放着四桶開水，桶旁邊圍着許多老百姓，在注視着我們。原來張主任派了偵察員先來，動員老鄉燒好開水等我們。部隊一進村，馬上就停下來，大家吃晚飯。

所謂吃晚飯，就是吃乾糧，我解開扣在皮帶上的一個白磁缸子，把繞在脖子上的乾糧袋的結子打開，倒了半缸子炒筱麥麵，先前我以爲這種炒麵是不容易下肚的，現在走了五十多地，又有點餓，又有點乏，吃起來竟然很香，吃完缸子又是一缸子。

吃完了馬上就走。前面是一條狹長的山谷，兩邊的山峯高聳着，使得谷里深沉而又有點寒冷。張主任指着兩邊的山頭對我們說：

「山那邊就是敵人的據點……」

我們聽了，大家都緊張起來，好像什麼突然事情會發生似的，腳步不由地都加快起來，但是張主任還是邁着均勻的步伐，一步步走去，很安然地說：

「不過，不要緊，上面有我們民兵的哨，敵人只要在村子里一集合，我們就會知道……」

我抬起頭來一看：山上並沒有哨。張主任大概察出我們的神情，接着給我解釋道：「這是隱蔽哨，下面看不見的，不然，不是被敵人發覺了嗎？他們藏在山頭上，經常移動的。」

大家緊張的心情又鬆弛下來，步子也就慢了。

矗立在四野的山峯輪廓逐漸模糊起來，暮色蒼茫了。在我們左前方的山峯背後，昇起一輪明月，放射出清冽的光輝，模糊了的峯輪廓，又顯出它明晰的身影。我們踏着皎潔的月光，順着一條陡峭的山路爬上去，爬到半山腰，是一座二十多戶人家的小村落，村口的斜坡上有一座小山神土地廟，廟前立着一個兩個人抱不過來的大槐樹，我們就在廟前的斜坡上休息下來，張主任站在我們面前，小聲地說：

「……現在離同蒲路還有二十里地，一下了這座山，我們就要走進平原，過封鎖線了。大家要注意，不要拉距離，不要掉隊，不要說話，不要抽烟，要抽烟的同志，現在抽，用手把火光遮住，這個

村就是敵人的愛護村，帶牲口的同志，趕快喂牲口，前面就不能喂了……」

初聽到這個村就是愛護村，沒有到過解放區的後方同志，便都警惕起來。好像這個村的老百姓也和別的村不同的樣子。經過張主任的解釋，這個村表面上雖然是愛護村，實際上是抗日村政權，全村沒有一個壞人，大家才又安心起來去準備。我和飼養員去招呼我那匹棗紅色的蒙古馬，解下鞍子上的料袋，把黑豆倒在廟盤的碾旁上，讓牠去吃，牠今天一晚，也和我們一樣，是夠辛苦的，牠背上馱着我的全部行李，有時候，我還得騎上他走哩！

有烟癮的同志，這時都四散開來，躲在牆角落，用手蓋着發火光的烟鍋，拚命地一口口吸着。有的在喝水，有的在緊綁帶……

月光透過槐樹的枝桠間的空隙，照着斜坡上幢幢的人影，在悄悄地忙亂着。張主任看大家已準備好了，便向站在他面前的這個村里的一個民兵問道：

「嚮導來了沒有？」

「馬上就來……」民兵的話還沒說完，村里便有人答道：

「來了！」

走出來的是一個四十左右的中年農民，中等身材，有一臉絡腮鬍鬚，顴骨很高，面孔輪廓明確而有稜角，一看就知道是個倔強的漢子。張主任看見他，走上來，拍拍他的肩說道：

「又是你去，村長，好，咱們走吧！」

隊伍靜靜地穿過了山林，爬到山頭，面前便展開漫無邊際的原野，只是對面在煙霧渺茫中，佔着月光，可以約略辨識出有模糊的山峯影子，那邊就是晉察冀的解放區了。我的心急速地跳動起來，恨不得一步就跨過這二百二十里左右闊的封鎖面。

在前面帶路的嚮導，是我們剛才休息的那個愛護村的第三任村長。這個愛護村，開始時敵人很信任，但後來漢奸報告，村里常常有八路軍過，是村長招待和擔任嚮導的。敵人便對這村懷疑起來，對這村的連絡員每天到崗樓上去送信報平安，也就懷疑起來。因為連絡員總報告沒有八路軍過。敵人把所有懷疑和憤怒都集中在第一任村長身上。一天，敵人偵察出又有八路軍過，把村長叫去，問有無『紅軍』過路，村長說沒有，敵人立時帶着村長走到鐵路邊上，把村長捆在電線桿上，三天三夜不給吃一點東西，然後叫他自己在鐵路邊挖一個坑，挖好了，敵人就把他砍了頭，埋在坑里。於是敵人又派了第二任村長，但是第二任村長依然抗日，而且很積極，敵人知道了，又捉去殺掉。現在跟我們帶路的，便是第三任村長。當我知道這個故事以後，我趕到前面去，默默地跟他走了一段路，我發覺他是一個沉默果斷而又勇敢的人。我們慢慢熟了，我坦率地問他：

「村長，前任兩個村長叫敵人殺了，你怕不？」

「怕什麼？」

這一句反問，倒把我問住了，我就老實告訴他：「你不怕敵人殺你？」

「哦，怕什麼，敵人再殺死我，有第四個人出來担任村長，還不是抗日，怕什麼？死是爲了抗

目，也值得！」

從這幾句簡單的話里，我體會出解放區那股不可戰勝的人民力量，走在我旁邊的，就是人民堅強性格像的代表！

隊伍一走進平原，在村長的嚮導之下，便進入迷離的境地，簡直是一個神祕的旅行：走了很久，沒有經過一個村莊，盡走的小道，田塍，河邊，有時竟從高粱地里穿行，這些地方，只有本村的人才會知道，外邊的人不僅是走不進去，即使竄進去了，也一定走不出來的。但村長帶着我們，走得頭頭是道，老是不進村子，平原上的村子却永遠就在我們四周圍。我們的腳步又是那麼輕捷，呼吸是低沉的，咳嗽聲也壓到最低限度，所以沒引起平原上的狗吠聲。我們在這謎樣的境地里穿行，如果不是借着月光和天上的星星，是一定不會辨出方向來了。

我們在一片高粱地里走了約莫二里多地，出了高粱地，橫跨一條大車道，就進入一條田塍道，只有一尺來寬，兩邊是稻田，上面漫起五寸來深的水，月光照着它，像一片明鏡似的。明鏡上垂拂着疎疎的田塍上柳樹的枝條。在這個小道上，人是可以走得過，牲口便有點勉強了。飼養員在前面小心地牽着，後面還有一個人拉着牲口的尾巴，萬一掉下去，好立時拉起來，幸好我們這次過路，只有三四牲口，都平安地走過了。

前面隆起一溜土坎子，不遠便是一個村落。我們沿着土坎子的邊沿，無聲地走去，忽然爬到土坎子上面去展望的偵察員縮回頭來，對張主任耳邊說了兩句，馬上就叫大家就原地蹲下來。大家不知道

什麼事，便蹲下來。一會，土坎子上傳來響亮的馬蹄聲，劃破月夜的寂靜，馬蹄聲慢慢遠去而消逝了。張主任這才告訴我們；土坎子就是敵人汽車路的路基，剛才是敵人騎兵巡路隊過去，所以我們停下來，讓他們過去了，我們好過路。敵人雖然過去了，張主任還是謹慎地在公路橋上兩旁佈置了兩挺機槍，防備敵人回來。我們便在公路橋下，像一陣急風似的，衝過去，一口氣走了三四里地。

一會，隊伍慢下來了，前面傳過來：

「向後傳：後面都跟上了沒有？」

「向前傳：都跟上了，沒有掉隊的。」

一個個傳過去，比較鬆散的隊形，頓時緊湊起來。走了不一會，前面又傳過來：「馬上就要過路，不要掉隊！」大家心情緊張起來，一個跟着一個緊緊地走去。不遠，同蒲路像一條長得無比的大刀似的，把平原切成兩半，鋼軌在月光下閃閃地發亮。鐵軌上端站着兩個端着槍的戰士，他對我們說：

「快走，跟上隊伍……」

我們幾乎是踏着前面人的腳跡，一步也不落後的跟着走去，誰要是走慢一步，後面的人便催他：「追上去。」

同蒲路的堅強的封鎖線，便讓我們這一支裝備得很差的小部隊突過來了。過了路沒有三里地，送我們的村長對那一帶便不熟習了，臨回去時，他對張主任說：

「你們好好走，咱們回來見。」他一人回去了。

一過路，在封鎖線上來往的八區游擊隊可活躍起來，他們像是村長在那邊一樣的熟習道路，帶我們在各個小道上穿行，走上一片棒子地里，他指着遠遠的一點燈光的村落對我們說：

「那就是敵人的據點，離我們不到三里地，」旋即他又補上一句，「不要緊，敵人不敢出來的，他經常吃我們的虧！」

在平原上，我們悄悄地急行着。

走到平原的盡頭，矗立在前面的是一座座山槽，幾度緊張之後，腿已經乏了，一聽說要山上，腿更覺得乏了，但又想馬上就到了山頂，又想休息，這是一個矛盾。體力上要求休息，環境却要求上山，一上山就比較安全了。有的掉隊，有的坐在路邊走不動了。

張主任叫戰鬥部隊在前面休息下來，等零零落落掉隊的人走攏來，他說：

「現在還是在敵人的勢力範圍之下，隨時可以包圍我們，同志們上了山，再好好休息……」

大家振作起來，走進山溝，向山上走去。一進溝，迎面襲來夜晚的寒風，一冷，倒反而精神抖擻起來，步子也快了。後面有幾個體質孱弱的同志，實在走不動了，我們的馬便讓他們騎，有的就抓着馬尾，借馬的力量，一步步上去。

上山的路，越走越暗，終於幾乎辨不清了，張主任傳下話來，叫我們一個拉着一個走，腳下已逐漸從黑暗中發起白來，天快亮了。

上了山又走了約莫二十里遠近，一向沉默的護送部隊有了談話的聲音，并且發出愉快的歌聲。我們在半山腰的一座村莊停止下來，張主任跑過來，笑嘻嘻地對我們說：

「同志們，平安地過來了！」

這時已近中午，將近一天一宿，我們突過了二百二十里關的封鎖面，沒有一點意外發生。張主任催我們打水洗腳，好好休息，吃了飯：睡一覺，還得走，要經過四五十里地的「無人區」，才能夠到達晉察冀解放區哩！

二 『東亞新秩序』寫照

在一條廣闊的山谷里，我們踏着嶙峋的石子，在前進着。

雖然是在白天，但很奇怪，一路上竟然沒碰見一個行人。難道是我們出發太早了嗎？或者是附近沒有村莊嗎？我仰起頭來看：四面全是山，山裏有錯落的樹林，山裏傳來潺潺的泉水聲，這是唯一的聲音，連飛鳥的叫聲也聽不見。在我們前面約莫二三里光景，就有一個相當大的村落。

待我走到村口時，依然看不見一個人。

這個村正在大路中間，我們從村中間的一條大路走過去，村子里死寂得如同墓道一般。我們聽不到一絲兒音響，正街上竟然長了一尺多高的荒蒿，正街的房屋，沒有一家是完全的，完全被敵人燒燬了，只留下一張張如帆似的壞牆壁，抵抗着陣陣襲來的山風。

我很想停下來看看，因為這是「無人區」，離敵人據點很近的，隊伍要前進，不可能停下來。

在荒涼的山野里行進，一路上，連一個可以問路的人也沒有，幸好我們帶了一份十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。上面很詳細地畫出我們要去的路線。偶爾聽到遠遠傳來一兩聲腳步聲，快接近時，這腳音便倉皇地消逝了。有時，也看到山那邊有一兩個人過來，但不等到接近我們，便飛也似的走了。好像恐

懼什麼似的。

爲什麼呢？

我不懂得。我們在路上，甚至想燒點水喝也不可能。一路上的莊稼地都荒蕪了。到處是半人多高的蒿草，彷彿走近了原始的山林，一切的事物都以它自然狀態生長着。

幸好這無人區只有五十來里地，到黃昏時分，我們終於宿營了，停留在孟縣境地離牛道嶺十八里的王家莊。在這個村子里，我們開始看到了人，不過還是很少，只一兩個，一問，原來還是屬於敵人製造的「無人區」。

雖然這個原先有五六十戶，但是所有的房子都叫敵人給燒了，只有村邊的幾間燒不掉的石窰，算是村里唯一殘存的房屋。一路上被我們曾經稱道過辦事有能力的人，到這個村里來籌劃燒水做飯找房子却感到無能了。

首先是沒有房子，我們決定露營，用油布蓋在身上，露水和小雨都不怕了。水還好辦，村邊就有一條泉流，最困難的是鍋，全村的六十戶人家，鍋全被敵人打破了，只留下了三口——這是村里人，當敵人來時帶到地里去，堅壁起來，敵人退去才又帶回來的。現在還是每天隨身帶到地里，回來做飯時帶回來。我們只好待老百姓做完了飯我們再做。

趁着這個空閒，我和黃君兩個人到村里走走，全村原來的人口是二百九十四口人，在敵人的放火隊幾次到這一帶燒殺之後，絕大部分的人都逃亡了，大部分逃到解放區去，一小部分的人有四散到山